

垄断企业改革方式的对比研究

孙卫平^{1 2} 蒲勇健¹ 杨 哲¹

(1. 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重庆 400044; 2.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对垄断企业的改革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分析进行垄断企业改革的必要条件;进一步分析我国现行的两种改革方式,一是垄断分拆,自负盈亏,国家收取一定比例的利润,二是民营资本进入,和原有垄断企业进行竞争。研究将回答(1)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是有效的;(2)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是可行的;(3)不同改革方式之间的优劣。

关键词:垄断企业;改革;垄断分拆;民营进入

中图分类号:F121.1;F121.2;F2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11)12-0141-06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form Methods of Monopoly Industries in China

SUN Wei-ping^{1 2}, PU Yong-jian¹, YANG Zhe¹,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2. Chongqing College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Monopoly industries reform in China is studied in this paper. First,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monopoly industries reform are obtained. Further, two methods of monopoly industries reform are studied contrastively. They are splitting of enterprise, assuming sole responsibility for its profit and loss, turning over to the state a proportional profit, and introducing private enterprise. This paper will show: (1) in what conditions reform is effective; (2) in what conditions reform is feasible; (3) which method of monopoly industries reform is better.

Key words: monopoly industries; reform; splitting of enterprise; introducing private enterprise

一、引言

由于自然资源缺乏或者前期投入成本过大等各种原因,使某些产业处于垄断经济形态,这在我国是极为普遍的,如:电力、石油、煤炭、电信、邮政、铁路、航空等等。这些产业构成了我国经济的命脉,在经济系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多年来,我国的公共产业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之中,处于高度垄断之中。国家垄断经营,价格政府制定。久而久之,由于缺乏竞争,又处于国有

经营形式,导致了技术停滞、效益低下,国家的利润收入不高;垄断行业利益集团利用垄断地位谋取大量利益,其表现就是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职工的收入,而且还有一些灰色收入和隐形收入不好量化,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人民群众对垄断行业的服务不满意,眼红垄断行业的高福利和隐形收入。以我国的石油行业为例,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处于垄断地位的同时,常声明自己利润微薄,

收稿日期:2011-04-28 修回日期:2011-07-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11XGL016)。

作者简介:孙卫平(1964-),男,山东龙口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但自己的职工又享受着高福利高收入。在电力, 通信等行业这样的情况随处可见。从参考文献 [13] 中, 可见表 1。

我们可以大致看出, 垄断度越高的行业, 职工的平均工资越高。鉴于垄断行业存在的诸多不足, 政府对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势在必行。

从微观层面上, 中国的垄断企业长期位于政府的保护之下, 生产效率和服务水平处于一个较低的阶段。生产效率不高、生产成本过大已经成为我国垄断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阻碍。在没有进入 WTO 之前, 我国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稳固, 但是随着开放的深入, 像原来一些传统垄断产业也将对外资放开限制, 比如说: 金融业、电信业等等。这时, 垄断企业长期形成的低生产效率、高生产成本将使垄断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宏观层面来看, 当今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移阶段, 我国进行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垄断行业改革的目标也是如此。我国的垄断行业处于经济系统中的核心位置, 关系着我国的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 垄断行业改革是否成功是我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又鉴于我国的公有制为主的国情, 在核心行业的私有化是不能接受的。在关系着我国的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行业, 必须保持国有性质, 这是我国和国外垄断行业改革相比的不同之处。关于国内外垄

断产业改革的文献可参见^[1-16]。在参考文献 [1] 中, 肖等认为垄断行业中引入竞争和私有化是垄断行业改革的主流方式。在参考文献 [2] 中, 林等认为自然垄断行业所有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效率。民营资本的进入一定程度上能实现竞争, 从而使垄断行业的生产效率提高, 但是民营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作用的降低。随着垄断产业的民营化, 一是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 降低了生产成本; 二是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三是市场中引入了竞争机制; 四是政企分开, 维持了市场的稳定, 减少了政府的行政干涉。而在参考文献 [3] 中, 作者认为我国对垄断行业进行分拆性改革存在不足, 并且改制和管制才是垄断产业改革的正确方法。但是本文作者认为, 由于我国的现实国情, 我国并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案例, 我国的改革由政府制定和执行, 以其从理论方面给出我国应该怎么进行垄断行业改革, 还不如遵从我国的实际国情, 分析我国垄断行业改革应该遵从什么样的条件, 追求什么样的目的。

笔者认为, 我国垄断行业改革必须遵守, 第一, 原有企业必须在改革后仍保持公有属性; 第二, 增大社会福利; 第三, 改革要解决垄断产品的供给问题, 要增加垄断产品的供给; 第四, 要解决垄断行业生产效率不高问题; 第五, 不能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 改革要平稳进行, 不能过激, 维持社会稳定。

表 1 各变量相关系数及摘要统计量(全国 28 个省份 样本量 = 336)

行业	垄断度	垄断形式	平均工资	平均工资名次
金融保险业	1	垄断	10633	1
电力煤气	2	垄断	10478	2
采掘业	3	垄断	7242	8
房地产	4	垄断竞争	10302	3
社会服务业	5	垄断竞争	8333	6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	6	垄断竞争	9808	4
制作业	7	垄断竞争	7064	9
其他	8	竞争	8481	5
批发零售业	9	竞争	5865	10
建筑业	10	竞争	7456	7
农林牧渔业	11	竞争	4528	11

二、模型建立

(一) 改革之前

这里我们假设改革之前社会中只有一个垄断的国有企业,该企业的产出为 q ,市场的反需求函数为 $p(q) = a - q$,企业的成本函数为 $C(q) = c_0 q$ 。企业的利润为:

$$\pi = p(q)q - C(q) = (a - c_0 - q)q$$

消费者的剩余为:

$$CS = \int_0^q p(q) dq - p(q)q$$

社会福利函数 W 为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之和。

$$W = \pi + CS = \int_0^q p(q) dq - C(q) = aq - \frac{q^2}{2} - c_0 q$$

企业为单纯的国有企业,那么目标为最大化社会福利。

$$\frac{\partial W}{\partial q} = a - c_0 - q$$

$$\text{由 } \frac{\partial W}{\partial q} = 0 \text{ 推出 } q = a - c_0。$$

因此可得改革之前社会中产品总量为 $\bar{q} = a - c_0$,企业利润为 $\bar{\pi} = 0$,社会福利为 $\bar{W} = \frac{(a - c_0)^2}{2}$ 。

(二) 分拆型改革

我国现行的一类垄断企业改革为分拆原有的垄断企业,使之成为两个或者多个独立的国有企业。分拆后的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可以调整、任命企业的管理者,并且企业按照一定的比例上缴利润。此类型改革的代表为原有通信行业进行分拆,形成电信、移动、联通等不同的企业。因此,改革后的企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把企业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目标。这里假设政府把原有的企业分为 $n \geq 2$ 个,分拆后每个企业的成本函数都为 $C^i(q) = cq$ 。

每个企业的利润为

$$\pi_i = p(q)q_i - C^i(q_i) = (a - c - q)q_i$$

这里 $q = \sum_{i=1}^n q_i$ 为市场中产品总量。

消费者的剩余为:

$$CS = \int_0^q p(q) dq - \sum_{i=1}^n p(q)q_i$$

社会福利函数 W 为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之和

$$\begin{aligned} W &= \sum_{i=1}^n \pi_i + CS \\ &= \int_0^q p(q) dq - \sum_{i=1}^n C^i(q_i) \\ &= aq - \frac{q^2}{2} - c \sum_{i=1}^n q_i \end{aligned}$$

垄断企业进行分拆型改革之后目标为最大化企业利润,那么

$$\frac{\partial \pi_i}{\partial q_i} = a - c - 2q_i - \sum_{j \neq i} q_j$$

根据方程组 $\frac{\partial \pi_i}{\partial q_i} = 0, i = 1, \dots, n$, 求得 $q_i =$

$\frac{a - c}{n + 1}$ 。因此可得分拆改革之后,社会中产品总量、

企业利润和社会福利分别为:

$$\bar{q}^{(1)} = nq_i = \frac{n}{n + 1}(a - c)$$

$$\bar{\pi}_i^{(1)} = \left(a - c - \frac{n}{n + 1}(a - c) \right) \frac{a - c}{n + 1} = \frac{(a - c)^2}{(n + 1)^2}$$

$$\bar{W}^{(1)} = \left(a - c - \frac{\bar{q}^{(1)}}{2} \right) \bar{q}^{(1)} = \frac{n(n + 2)}{2(n + 1)^2}(a - c)^2$$

(三) 民营资本进入行业型改革(I)

我国现行的一类垄断企业改革方式为放开行业管制,允许民营资本进入该行业,而原有的垄断国有企业仍然政府经营。邮政行业就是此方面的重要案例。在我国的邮政行业中,邮政局仍然以国有企业方式进行经营,而改革之后已经出现了许多的物流公司加入这一行业。由于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为在位者,民营企业为进入者,所以博弈形式为主从博弈形式。这里假设有 $n \geq 1$ 个民营企业进入,且每一个民营企业的产出为 $y_i, i = 1, \dots, n$,成本函数都为 $C^i(q) = d + cq$,国有企业的产出为 x ,目标为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社会福利和每一个民营企业的利润分别为:

$$\begin{aligned} W(x, y_1, \dots, y_n) &= \int_0^{x + \sum_{i=1}^n y_i} (a - q) dq - c_0 x - \\ &\sum_{i=1}^n cy_i - nd \\ &= a(x + \sum_{i=1}^n y_i) - \frac{1}{2}(x + \sum_{i=1}^n y_i)^2 - c_0 x - c \sum_{i=1}^n y_i - nd \end{aligned}$$

$$\pi_i(x, y_1, \dots, y_n) = y_i p(x + \sum_{i=1}^n y_i) - cy_i - d$$

$$= (a - c - x - \sum_{i=1}^n y_i) y_i - d$$

先分析第二阶段博弈。给定国有企业的产量 x 后，后动的私营企业选择其最优的产量，即是求解

$$\frac{\partial \pi_i}{\partial y_i} = a - c - x - 2y_i - \sum_{j \in I(i)} y_j = 0, \forall i \in I.$$

得到后动私营企业的最优反应函数

$$y_i = y_i(x) = \frac{a - c - x}{n + 1}, \forall i \in I.$$

分析第一阶段博弈，因此后动企业依据最优反应函数确定最优产量，这样国有企业为了目标函数最大化，其问题成为求解：

$$\max_{x > 0} W(x, y_1(x), \dots, y_n(x)).$$

因此将后动企业的最优反应函数带回到 W ，求导可得：

$$\frac{dW}{dx} = \frac{a}{n+1} - \frac{1}{n+1} \left(\frac{x}{n+1} + \frac{n(a-c)}{n+1} \right) - c_0 + \frac{n}{n+1} c = 0$$

求解可得：

$$x = a + (n^2 + 2n)c - (n+1)^2 c_0$$

$$= -(c_0 - c)(n+1)^2 + a - c$$

$$y_i = (n+1)(c_0 - c), \forall i \in I.$$

因此社会产品总量：

$$\bar{q}^{(2)} = x + ny_i$$

$$= a + (n^2 + 2n)c - (n+1)^2 c_0 + n(n+1)(c_0 - c)$$

$$= a - n(c_0 - c) - c_0$$

每个民营企业利润：

$$\bar{\pi}_i^{(2)} = (n+1)^2 (c_0 - c)^2 - d$$

社会福利：

$$\bar{W}^{(2)} = \frac{1}{2}(c_0 - c)^2 n^2 + (c_0 + c)n + \frac{1}{2}(a - c_0)^2 - nd$$

(四) 民营资本进入行业型改革(II)

民营资本进入的另一种形式为原有的垄断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可以调整、任命企业的管理者，并且企业按照一定的比例上缴利润。由于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为在位者，民营企业为进入者，所以博弈形式为主

从博弈形式。这里假设有 $n \geq 1$ 个民营企业进入，且每一个民营企业的产出为 $y_i, i = 1, \dots, n$ ，成本函数都为 $C'(q) = d + cq$ ；国有企业的产出为 x ，成本函数都为 $C(q) = cq$ ，目标为企业利润最大化，那么国有企业和每个民营企业的利润为：

$$\pi_0(x, y_1, \dots, y_n) = xp(x + \sum_{i=1}^n y_i) - cx$$

$$= (a - c - x - \sum_{i=1}^n y_i)x$$

$$\pi_i(x, y_1, \dots, y_n) = y_i p(x + \sum_{i=1}^n y_i) - cy_i - d$$

$$= (a - c - x - \sum_{i=1}^n y_i)y_i - d$$

社会福利为：

$$W(x, y_1, \dots, y_n) = \int_0^{x + \sum_{i=1}^n y_i} (a - q) dq - cx - \sum_{i=1}^n cy_i - nd = a(x + \sum_{i=1}^n y_i) - \frac{1}{2}(x + \sum_{i=1}^n y_i)^2 - c(x + \sum_{i=1}^n y_i) - nd$$

$$= a(x + \sum_{i=1}^n y_i) - \frac{1}{2}(x + \sum_{i=1}^n y_i)^2 - c(x + \sum_{i=1}^n y_i) - nd$$

$$= a(x + \sum_{i=1}^n y_i) - nd$$

可得到后动私营企业的最优反应函数：

$$y_i = y_i(x) = \frac{a - c - x}{n + 1}, \forall i \in I.$$

分析第一阶段博弈，因此后动企业依据最优反应函数确定最优产量，这样国有企业为了目标函数最大化，其问题成为求解

$$\max_{x > 0} \pi_0(x, y_1(x), \dots, y_n(x))$$

因此带后动寡头的最优反应函数回到 π_0 ，求导可得：

$$\frac{d\pi_0(x, y_1, \dots, y_n)}{dx} = \left(-1 + \frac{1}{n+1} \right) x + \left(a - c - x - n \frac{a - c - x}{n + 1} \right) = 0$$

推得：

$$x = \frac{a - c}{n + 1}$$

进而可得：

$$y_i = \frac{n}{(n+1)^2} (a - c), \forall i \in I.$$

因此，社会产品总量：

$$\bar{q}^{(3)} = x + ny_i = (a - c) \frac{n^2 + n + 1}{(n + 1)^2}$$

每个民营企业利润：

$$\bar{\pi}_i^{(3)} = (a - c)^2 \frac{n^2}{(n + 1)^4} - d$$

社会福利

$$\bar{W}^{(3)} = (a - c)^2 \frac{(n^2 + 3n + 1)(n^2 + n + 1)}{2(n + 1)^4} - nd$$

三、模型分析

(一) 有效性与可行性分析

本节我们回答问题,一是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垄断产业改革是有效的?二是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垄断企业改革是可行的?这将为我国的垄断企业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我国进行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所以从社会福利出发分析改革。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做如下假设(1)分拆型改革,分拆为两个企业;(2)民营进入型改革(I、II)只有一个企业进入市场;(3)国有企业的生产边际成本大于私有企业生产边际成本,即是 $c_0 - c > 0$; (4) $a > c_0$, $\mu > c$ 。

命题 1

(i) 分拆型改革的条件为 $3c_0 - 2\sqrt{2}c > (3 - 2\sqrt{2})a$

(ii) 民营进入型改革(I)的条件为 $\frac{1}{2}(c_0 - c)^2 + c_0 + c > d$

(iii) 民营进入型改革(II)的条件为 $\frac{15}{16}(a - c)^2 - 2d > (a - c_0)^2$

[证明]从第二大节可知,进行分拆改革后,社会福利为:

$\bar{W}^{(1)} = \frac{4}{9}(a - c)^2$, 如果 $3c_0 - 2\sqrt{2}c > (3 - 2\sqrt{2})a$, 那么 $\bar{W}^{(1)} > \bar{W}$ 改革有效。

民营进入型改革(I)改革后 $\bar{W}^{(2)} = \frac{1}{2}(c_0 - c)^2 + c_0 + c - d + \frac{(a - c_0)^2}{2}$, 如果 $\frac{1}{2}(c_0 - c)^2 + c_0 + c > d$, 那么 $\bar{W}^{(2)} > \bar{W}$ 改革有效。

民营进入型改革(II)改革后 $\bar{W}^{(3)} = \frac{15}{32}(a - c)^2 - d$, 如果 $\frac{15}{16}(a - c)^2 - 2d > (a - c_0)^2$, 那么 $\bar{W}^{(3)} > \bar{W}$ 改革有效。证毕。

上述命题说明改革是否有效与改革前后的生产

边际成本及民营企业进入市场的前期投入 d (建立物流网络、建立电力网络、建立水利网络等等) 密切相关。只有满足一定条件,改革才是有效的。

命题 2

(i) 民营进入型改革(I)的可行性条件为 $4(c_0 - c)^2 > d$

(ii) 民营进入型改革(II)的可行性条件为 $\frac{(a - c)^2}{16} > d$

[证明]从第二大节可知,进行民营进入型改革(I)和民营进入型改革(II)后民营企业的利润分别为 $4(c_0 - c)^2 - d$, $\frac{(a - c)^2}{16} - d$ 。民营企业的目标在于利润最大化,如果利润为负,将不会进入市场,所以只有满足 $4(c_0 - c)^2 > d$, $\frac{(a - c)^2}{16} > d$, 民营进入型改革(I), 民营进入型改革(II)才可能进行。

(二) 比较分析

如果注重关注市场中的产品总量,那么从第二大节中可知

$$\bar{q}^{(1)} = \frac{n}{n + 1}(a - c)$$

$$\bar{q}^{(2)} = a - c_0 - n(c_0 - c)$$

$$\bar{q}^{(3)} = (a - c) \frac{n^2 + n + 1}{(n + 1)^2}$$

可以看出 $\bar{q}^{(1)}$ 和 $\bar{q}^{(3)}$ 都是关于 n 的增函数,而 $\bar{q}^{(2)}$ 为关于 n 的减函数,所以可得命题 3:

命题 3 从市场中的产品总量方面分析,分拆型改革和民营进入(II)型改革优于民营进入(I)型改革。

从社会福利分析,可知

$$\bar{W}^{(1)} = \left(a - c - \frac{\bar{q}^{(1)}}{2} \right) \bar{q}^{(1)} = \frac{n(n + 2)}{2(n + 1)^2} (a - c)^2$$

$$\bar{W}^{(2)} = \frac{1}{2} (c_0 - c)^2 n^2 + (c_0 + c - d)n + \frac{1}{2}(a - c_0)^2$$

$$\bar{W}^{(3)} = (a - c)^2 \frac{(n^2 + 3n + 1)(n^2 + n + 1)}{2(n + 1)^4} - nd$$

可知存在 $n_0 > 0$, 当 $n > n_0$ 时,

(1) $\bar{W}^{(1)}$ 、 $\bar{W}^{(2)}$ 为关于 n 的增函数, $\bar{W}^{(3)}$ 为关于 n 的减函数。

(2) 因为 $\pi_i^{(2)} = (n + 1)^2 (c_0 - c)^2 - d$, 当 $n >$

n_0 时 $\pi_i^{(2)}$ 为关于 n 的增函数,这说明民营进入(I)型改革中,民营企业有进入市场的动力,而且市场中民营企业数量越多,民营企业的利润越大;

$$(3) \bar{\pi}_i^{(1)} = \frac{(a-c)^2}{(n+1)^2}$$

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多,利润减少,作为垄断企业的管理者(收益者)会阻碍政府进行企业分拆,改革产生阻力;

$$(4) \text{当 } n \rightarrow +\infty \text{ 时, } \bar{W}^{(1)} \rightarrow \frac{(a-c)^2}{2}, \bar{W}^{(2)} \rightarrow -\infty;$$

所以可得命题 4:

命题 4 从市场中的产品总量方面分析,民营进入(I)型改革优于分拆型改革,分拆型改革优于民营进入(II)型改革。

综上,民营进入(I)型改革具有以下优点:

(i) 市场中具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使我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政府手里;

(ii) 具有激励市场中的民营企业的作用,民营企业的数量增加不会减少民营企业的利润;

(iii) 随着民营企业数量的增加,社会福利可以趋向无限增大;

(iv) 随着改革的进行,国有企业逐渐退出市场份额,即是 $x = -(c_0 - c)(n+1)^2 + a - c$ 随着 n 增加而减少,平稳过渡,较少市场波动,维持社会稳定。

但是由于有效性条件和可行性条件的限制,政府进行民营进入(I)型改革时,需要对民营企业进行一定的扶持。因为如果民营企业进入市场的前期固定资本投入 d 比较大时,在较长一段时间之内,企业的利润为负,这就需要政府在贷款、政策或者税收等方面加于支持,使之能进入市场。

所以,本文的观点:是为了长期的利益,政府进行垄断产业改革时,应多采取民营进入(I)型改革,并且在改革初期给民营企业支持。

四、结束语

本文构造数学模型,对我国的垄断企业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我国现行的三种垄断企业改革形式,回答了(1)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是有效的;(2)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是可行的;(3)不同改革方式之间的孰优孰劣。经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得出结论,从长远来看民营进入(I)型改革优于其他两种改革形式。政府在民营

进入(I)型改革中,能掌控市场的主导权,能平稳过渡,较少市场波动,维持社会稳定。但是民营进入(I)型改革需要政府在改革前期在贷款、政策或者税收等方面支持民营企业。

本文只对现行的改革形式进行了对比分析,是否能够回答,在当今的现实条件下,什么样的改革形式是最优的,这是本文作者以后的研究问题。

参考文献:

- [1] 肖兴志, 张女曼. 美英日自然垄断型企业改革的共性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1(8): 50-55.
- [2] 林木西, 和军. 自然垄断行业所有制改革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4(2): 48-54.
- [3] 戚聿东.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分拆式改革的误区分析及其出路[J]. 管理世界, 2002(2): 74-74.
- [4] 张晖. 转轨经济中自然垄断产业的竞争与所有制研究[J]. 2006(12): 86-92.
- [5] 戚聿东, 柳学信, 王志力. 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产权模式[J]. 财经问题研究, 2007(3): 34-39.
- [6] 林毅夫. 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J]. 经济研究, 2001(9): 10-21.
- [7] 张维迎, 马捷. 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J]. 经济研究, 1999(6): 24-33.
- [8] 于立, 肖兴志, 姜春海. 自然垄断的三位一体理论[J]. 当代财经, 2004(8): 16-24.
- [9] 王俊豪, 王建明. 中国垄断性产业的行政垄断及其管制政策[J]. 中国工业经济, 2007(12): 30-37.
- [10] 戚聿东, 柳学信.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模式与路径: 整体渐进改革观[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6): 44-55.
- [11] 王俊豪. 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重组的目标、模式与政策实践[J]. 中国工业经济, 2004(1): 21-27.
- [12] 吴振球. 规制重构中自然垄断性行业经济效率的分析—基于国家铁路运输业等三个行业的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09(10): 25-30.
- [13] 张艳, 邓迪贤. 我国公用垄断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改革探索, 2001(1): 7-8.
- [14] Laffont J J. 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Economy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5] Roland Gérard.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Politics, Markets and Firms [M]. MIT Press, 2000.
- [16] Laffont J J, Tirole J. Creating Competition through Interconne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J]. 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 1998(10): 227-256.

(本文责编: 海洋)